

海錄碎事

上册

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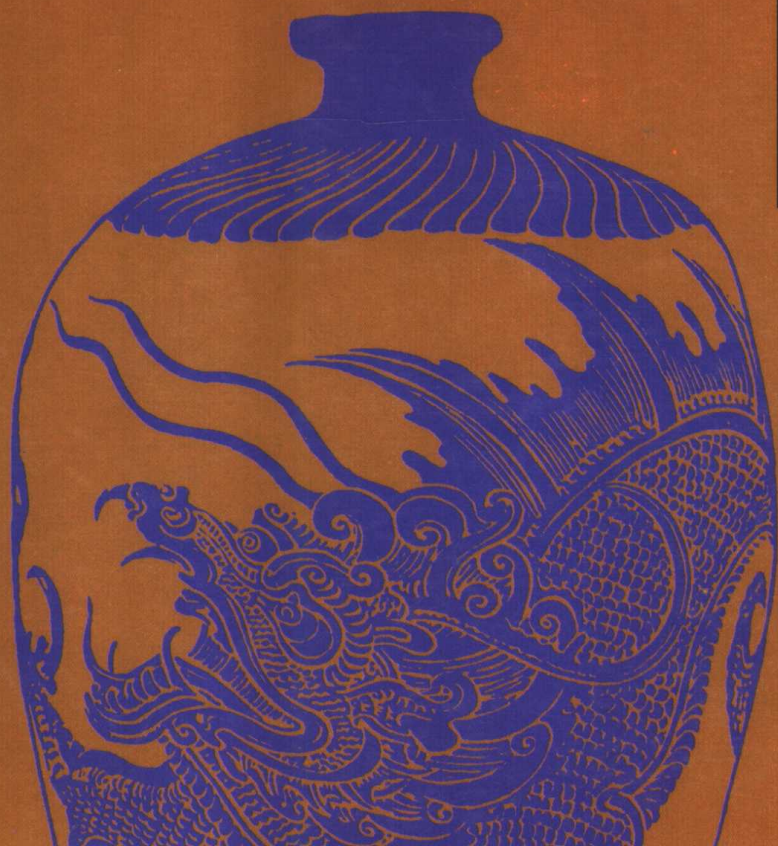
葉廷珪 撰

李之亮 校點




中華書局

海錄碎事



責任編輯 馮寶志 閻晉魯
封面題簽 王玉聲

封面設計 王銘

海錄碎事

下冊

宋

葉廷珪 撰

李之亮 校點

中華書局

海錄碎事

責任編輯 馮寶志 閻晉魯
封面題簽 王玉聲

封面設計 王銘



ISBN 7-101-02902-7



9 787101 029024 >

定價 58.00 元 (全二冊)

〔宋〕葉廷珪撰
李之亮校點

海錄碎事
上

書
局

〔宋〕葉廷珪撰
李之亮校點

海錄碎事
下

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海錄碎事／(宋)葉廷珪撰；李之亮校點．—北京：中華書局，
2002

ISBN 7-101-02902-7

I. 海… II. ①葉…②李… III. 百科全書—中國—宋代
IV. Z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1)第 032552 號

責任編輯：馮寶志 閻晉魯

海 錄 碎 事

(全二冊)

(宋)葉廷珪撰

李之亮校點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北 京 市 白 帆 印 刷 廠 印 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34 1/4 印張·595 千字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-4000 冊 定價：58.00 元

ISBN 7-101-02902-7/Z·441

校點說明

《海錄碎事》二十二卷，宋葉廷珪撰。葉廷珪，字嗣忠，福建甌寧人，政和五年（公元一一一五年）進士。知德興縣。南渡後，歷太常寺丞、兵部郎中。因論事忤權相秦檜，出知泉州，移知漳州，與宮祠以歸。《宋史翼》卷二十七有傳。

《海錄碎事》是一部中型類書。我國類書之編纂，源遠流長，自三國曹魏官修《皇覽》肇端，至唐代已成大觀，出現了《北堂書鈔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白氏六帖》等影響頗大的類書。衍至兩宋，其作日夥，除《太平御覽》、《文苑英華》等四大類書之外，孔傳之《六帖》、吳淑之《事類賦》、無名氏之《錦繡萬花谷》等等，均頗有可觀。《海錄碎事》就是宋代類書叢萃之一種。

從編纂體例上看，本書承襲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等書的「分門別類」原則，將全書分爲天、地、衣冠服用、飲食器用等十六部，十六部下又詳分爲五百餘門。但與上二書相比，本書亦有四方面特點：一、它不像《藝文類聚》在每門中分爲「敘事」和「詩賦」兩部分，也不像《初學記》在每門中分爲「敘事」和「事對」兩部分，而是雜敘事和詩賦爲一；每一條目另立一個二至四字（祇有個別五字以上）的小標題，這個標題或是擷取題下引文中的重要詞語，或是綜合引文大意另成新題。二、題下引文尤爲簡略，少則四五字，多則三十字，而以二十字以內的條目爲最多。這一點與林登所撰的《續博物志》（今佚，見曾慥《類

說《輯存部分》頗類。從葉氏的序文中可以看出，葉氏把此書條目簡約視爲得意勝人之處，但後人於此却毀譽參半，如日人松崎復以爲「皆伐山樸材」，而王琦注李賀詩時，則因其多爲斷章殘句，竟斥而不願將佚句輯入《李長吉歌詩》。三、許多條目兼錄原書與注釋。前此諸類書加注者僅僅偶一見之，而《海錄碎事》則幾爲定例。四、本書所彙集的許多詞語屬於新鮮詞語，比如「雜貨」、「敗水」、「豐隆椎」等等，這樣的詞語不要說在一般類書中難以尋到出處，就是在《佩文韻府》、《淵鑒類函》等大型語詞類書中也難見蹤影，這也是葉廷珪編撰此書確立的原則之一，他在序言中明確說到要輯集群書中的新奇事，而且「未經前人文字中用」。

從收事範圍來看，本書之廣博似不在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之下，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均有所採。但我們又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它收採的不均衡性。史事方面，葉氏對《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似乎格外青睞，所取甚多，幾乎充盈於每一門類，而對《史記》却擷拾不多；詩賦方面，各門所收，幾乎毫無例外地給予《文選》一席之地，足見葉氏對《文選》之鍾愛異乎尋常。此外，唐李白、李賀、李德裕，宋王珪、林逋之詩作採錄亦多，而於杜甫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蘇軾、歐陽修、王安石等詩文則所取無幾，甚至不錄。這絕非葉氏罕睹其書或偶然的疏漏，祇是出於他的偏愛，客觀上反映出他的文學審美態度。

從編纂態度來看，與前此諸類書相較，葉氏之書稍嫌粗率。《海錄碎事》既非奉敕之作，也沒有明確的指導後學之動機。它的成書，按照葉氏自序說，祇是積數十年讀書瑣記條列而成，這與集中精力專事著述當然大不相同，因此，其書疏誤之處也就在所難免，如一些引文與所注出處不符、引文中明顯的訛

脫、條目的重複、不少條目漏標出處等等。一些條目歸類亦欠切當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早有非議。

《海錄碎事》雖然存在着一些闕失，但它對今天的文史研究，還有不小的作用。第一，作爲一部類書，它仍舊可以爲我們提供檢索語詞典故、風物、制度之便，其中許多材料可以作爲前此諸類書的印證和補充。第二，其書成於宋，距今已八百餘年，書中保留了一些散佚古書的片斷，如《市舶錄》，今已不存，《海錄碎事》雖然摭引不多，但我們可以窺見宋代海運的大致規模和某些習俗。還有葉氏引用的大量古《圖經》，不僅反映出宋代方志編纂的興盛，而且，其中不少材料對於研究山川、民俗亦頗有參考價值。此書引文雖簡，但於輯佚還是有用處的，如《全唐詩》的編纂者從此書中輯得唐人佚句就有相當數量，范寧《博物志》、逯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等著作亦均有取於此書者。清代陳運溶輯《荆湖圖經三十六種》，十分單薄，如果能翻一翻《海錄碎事》，還會增加一些內容。第三，此書所引的一些詩文，於校勘古書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，這一點，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反映得比較明顯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：不少異文相互比較，當以《海錄碎事》爲確。遺憾的是，由於此書向少流傳，一般學者難於覓得，所以用之輯佚和校勘古書者尚爲寥寥。

《海錄碎事》的原刻本今已不存。今天能見到的最早刻本是明萬曆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五九八年）沛國劉鳳本。其後未久，又有明卓顯卿刻本，再後還有日本文化十五年（公元一八一八年）花朝復刻本。以上三種刻本中，劉鳳本國內已所存無幾，卓氏本更是鮮得一見，祇有文化本略多。此外，北京圖書館還藏有明代海隅書屋鈔本一部。這幾個本子相比較，當以劉鳳本略勝。卓氏本無論從版式還是刻工，

都可斷定是劉鳳本的翻刻，至於文化本，跋文中亦明言轉刻自劉鳳本。海隅書屋鈔本的謄寫者是一個很低劣的匠人，書中錯誤之多，無法記數，與明清各鈔本相比，當屬下品。但通觀全書，我們發現它的藍本肯定不是劉鳳本，因為它比劉鳳本多出十餘個條目，標注出處的文字也比劉鳳本多數十處，文字方面的異同更是隨處可見，其中一部分屬於鈔書者自誤，但確有一部分可以糾正劉鳳本之錯訛。我們最後選定劉鳳本為底本，主要考慮到兩點：一是現存諸本中以它問世最早，二是諸本相比，仍以它的錯訛為最少。

除底本與以上所說諸本對校之外，我們還做了如下幾項工作：

一、凡徵引之書於今尚存者，盡可能覈對原文。但宋人著書，往往重義理而輕字句，所以引文與原著之字詞往往相差很大，如果逐字出校，則記不勝記，我們一般祇對影響文意的文字互異酌作校勘。有些條目，尤其是詩句條目，雖與現存的文字有所不同，但難定優劣正誤，這種情況一般不再出校。

二、補出未標明的條目出處。葉氏對此書的出處標注頗為隨意，這一點大遜於其他類書。為便於讀者徵引覈查，凡筆者能找到原出處者，則作一校記說明，有的條目同載於兩部以上的古書，我們祇標明一書，個別之處兩書甚至三書同標，是為校勘之需。有的條目則在文字校勘中兼標出處。此項工作雖然耗時甚鉅，仍有一些條目未能標明出處，這其中有的屬於原書今佚，有的則是因為點校者功力卑淺，不能如願。

三、凡劉鳳本所遺條目或漏標出處者，均按明鈔本依原次序補齊。

四、校勘中異文的改動，除參校諸本外，盡量覈對原始出處。爲保持古書原貌，凡無充分根據者，只在校記中說明，不妄改動。書中個別人名之誤，依據中華書局標點本二十四史，作了適當改補。

五、本書大部分出處標注不够規範，如卷一「天門」「天闔」條注明「甘泉賦」，未明言出自何書，由於學者們對這些作品比較熟悉，也就不再作進一步說明；「紫冥」條注明「北史」，未明言出自何傳何志，因其書名尚屬準確，除確需校勘的條目之外，也不再作補充。還有一類更麻煩一些，如卷一「星門」「泰階六符」條注「漢志」，我們使用書名號統加標明，「漢」與「志」二字之間不再加「·」，而下條「天階」出處爲「晉天文志」，很顯然是出自《晉書·天文志》，故在「晉」與「天文志」間加「·」，以示「晉」爲《晉書》之省。

六、劉鳳本卷首所列門類與書中實際情況多有不合，明鈔本略有異同，似亦未着意於此，卓氏本則一仍劉鳳本之舊，祇有文化本對此項工作頗爲留意。卷首所闕據正文補足，正文所闕據卷首補足，使綱目大爲清晰。這次點校時，筆者將文化本漏補的幾處盡予補齊，使表裏全同。凡此一項之改補，不再一一出校。

七、劉鳳本所錄之序跋，僅葉氏自序、紹興十九年傅自得序和萬曆二十六年劉鳳序三篇。此次校點，將此書有關之序跋盡予收入，另附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提要、《宋史翼》之小傳，以供讀者參閱研討之需。

八、本書末所附的參考書目遠非全部，限於篇幅，僅將參讀較多，尤其是校勘記中提到的一些書臚列出來，供學者覈查原書時作爲依據。

本書的校點歷時已久，其間，承中華書局馮惠民先生、朱振華先生、馮寶志先生、閻晉魯先生仔細修改樣稿及全書，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。全書整理過程中，又得到東北師範大學曹書傑教授、復旦大學吳格教授、南京市人民政府周承鼎先生、鄭州大學圖書館楊松如先生、張玉枝先生多方幫助，並得到中華書局顧青先生、鄭州大學校長曹策問教授、副校長孫新雷教授鼎力支持，又承山西省檔案局王玉聲先生爲本書題簽，在此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。由於本人學問疏淺，疏誤之處恐有不少，誠望學者指教是幸。

橫海李之亮

公元二千年旦日

葉廷珪序

始予爲兒童時，知嗜書。家本田舍，貧無書可讀。曾大父以差法押綱至京師，傾行囊市書數十部以歸，因得盡讀之。其後肄業郡學，升貢上庠，登名桂籍，牽絲入仕，蓋四十餘年，見書益多，未嘗一日手釋卷帙。食以飴口，怠以爲枕，雖老而不衰。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，借無不讀，讀無不終篇而後止。嘗恨無貲，不能盡得寫，間作數十大冊，擇其可用者手抄之，名曰《海錄》。其文多成片段者，爲《海錄雜事》；其細碎如竹頭木屑者，爲《海錄碎事》；其未知故事所出者，爲《海錄未見事》；其事物興造之原，爲《海錄事始》；其詩人佳句曾經前輩所稱道者，爲《海錄警句圖》；其有事蹟，著見作詩之由，爲《海錄本事詩》。獨《碎事》文字最多，初謂之《一四錄》，言其自一字至四字有可取者皆錄之，後改爲《碎事》。每讀文字，見可錄者，信手錄之，未嘗有倫次。閱歲既久，所編猥繁，檢閱非易，嘗以爲病。紹興十八年秋，得郡泉山，公餘無事，因取而類之，爲門百七十五，爲卷二十有二。雖摘裂章句，破碎大道，要之多新奇事，未經前人文字中用，實可以爲文章攸助，豈小補哉！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，左朝請大夫、知泉州軍州、主管學事葉廷珪序。

傳自得序

予幼學爲詩，嘗從先生長者質問爲詩之利病。或告之曰：詩當博當專，能專能博，未有不造其妙者也。韓退之言：張旭善草書，不治他技。喜怒窮，憂愉佚，怨，恨慕悲思，酣醉無聊，有動於心，必於草聖發之。故其書變動鬼神，不可端倪。謂詩爲當專者之論如此。夫詩之爲用，所以摹狀四時之造化，陶寫平生喜怒哀樂之性靈。前輩言：凡天下之書，雖山經地志、花譜藥錄、小說細碎，當無所不觀；古今之詩，雖巖棲谷隱、漏篇缺句，當無所不講。謂詩爲當博者之論又如此。予深然其言。曩時爲高澤者作送行序，私竊識焉，曲折累數千百字，其說甚備。獨恨後學之士，或能專而不能博，或能博而不能專，而予於斯二者皆不能致力焉。若今泉州太守、前兵部郎中翠巖葉侯嗣忠，其可謂兼之者乎！予嘗得見侯所謂《海錄》者，凡十數大冊，皆親書蠅頭細字，惟謹，蓋亡慮十餘萬事，大抵皆詩才也。侯因自言遊宦四十餘年，未嘗一日不作詩。食以飴口，怠以怡神，此書之力爲多。其博與專乃如此，以是其詩老而益工。如《題琴泉軒》云：不是妙音生妙指，只緣流水似流泉。《無名水》云：人休清樾摩挲認，鳥泊高枝睥睨看。置於唐人詩集中，殆不能辨。至其《和錢起江行百詩》，用事精當，寓意清高，與起詩甚類，士大夫間多傳錄之。故吏部員外郎宋侯喬年與予雅遊，厚善，喬年有能詩聲，議論高甚，少許可，顧常喜稱侯詩。暨侯來守泉南，而予實客寓此郡，聲聞豫熟。既見，歡如平生。雖月卒不過一二還往，然見輒論詩，無它談。

凡一歲間，相與更酬迭唱甚樂。間一日，侯誦所作《郡舍羅漢室》詩示予，其斷章言：幾多雁鷺行間吏，衙退頻來禮釋伽。予曰：韋蘇州詩云：今朝郡齋閑，欲問楞伽字。某每讀至此，未嘗不廢卷太息，想像應物之風流醞藉，而有以知蘇臺當時之無事也。泉爲劇，侯能鎮之以靜而不擾，使吏輩優遊如此，抑可以見大府辨治，而侯之風度矣。侯忻然以予爲會心之友。未幾，予來佐臨漳郡事，侯送之以詩，有「戍兵數有流星遞，元白詩筒幸寄將」之句，予益知侯專於詩，未嘗頃刻忘也。雖然，使侯向者不能博極群書，撮其機要，廣錄而儲用之，雖能專如此，吾恐發而爲詩，事不足以副力，枯而不腴，華而不實，未必能如是之工也。然則所謂《海錄》者，其可謂之小補云乎哉！侯既自序此書，登載門類、卷秩之目詳矣，又以書謁予文，乃爲具道少時所以聞於先生長者之說，及屬者與侯酬唱論議之益，著於篇之首。夫《春秋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，況於會心之知乎！此則予之意也，覽觀者其自知之。紹興十有九年冬十一月十九日，河陽傅自得安道叙。

劉鳳序

余往則聞黃淳父有所謂《海錄碎事》者，秘之，以爲人所未見書。後余乃求得之他所，則固亦愛之。夫類事以多爲貴，故昔人有疏錦被事漏言致禍者。是博聞多識，自昔尚哉。然近聞人論詩，以不使事、不用才，以渾成者爲最上乘，文亦如之。及其有所考質，援引徵據，能無藉於典籍載紀哉？且爾，則人亦不必讀書，自可肆意縱橫無不可者，惜未見其人。乃亦有謂才固足矜，若學問則無不可及者。借閉門讀書數年，患不足耶？余謂此亦天授，雖讀之愈勤，愈無所得。乃有援筆自恣，衍繹宣叙，訓釋旨要，述詳奧幽，則才雖蜂起，亦空疏繆虛，誕罔無據。乃復擁書滿案，採緝掇拾，則衆篇浩繁，簡策重複，有非一時可索者。故惟茲編出於宋泉州守葉廷珪，既獵其英華，而舉其要領，凡事見於他者，率彙爲一，而分條別類，枝析流疏，無不詳載，雖斷簡殘篇、片詞隻字，罔遺逸焉。使欲有所考索，一舉而盡，是豈待勞於遍求群書而卒不能悉哉？則是編之爲助於學，豈有量者！昔在唐以前，則有《脩文御覽》、《華林編略》二書，今不可得。《玉海》、《紀原》、《指南》舊有本。惟虞世南《藝文類聚》、徐堅《初學記》刻於嘉靖間。今余宗姪大參倬之子誦已上春官而天，孫應廣敏睿而文，學有淵源，家畜是書，遂梓以傳，其嘉惠來者之意一何廣也夫。《禮》云：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爲人師。」然人多患苦于不能記憶。昔之爲書不易，多題之竹簡。而簡易紊亂，且重大難勝，故古之書尤不易傳。左史倚相能讀《三墳》，自外誰能者？況遭秦燔棄，孔壁之